

第九届陕西省艺术节巡礼

编者按:备受关注的第九届陕西省艺术节目前正在我市隆重举行,在聚光灯照亮的舞台上,32台剧目好戏连台、精彩纷呈。其中大型舞剧《青铜》、秦腔《周原儿女》《望鲁台》、话剧《追赶太阳的人》等4部作品代表我市参加“文华奖”的角逐。本期副刊我们就以艺术为媒,在评论家们细致入微的品评中,一同感受每一部剧目的思想与温度,享受每一部剧目带给我们的艺术滋养。

伟大的诞生

——看秦腔《望鲁台》有感

◎马也



性、文化的担当,也是他对父老乡亲、对师长的情感担当,一生执着,纯粹纯洁,单纯坚定,本色不改。

三十五年前,孔子“发现”了燕伋超越世俗、至高无上的“高贵、单纯和肃穆的伟大”,才在他的扁担上刻下“铁扁担”三个字,才在函谷关转头回鲁,终生不去秦地。在“辨银”一场戏中的“打赌”,弟子们赌的是燕伋的境界和人品,而孔子赌的是世界秩序。孔子两次证实燕伋身上没有精明、精致、犹豫、彷徨、功利、妥协、机灵、算计和狡伪,于是他才掉头向东返鲁,把自己“开化西部”的宏伟大业托付给了燕伋。对燕伋来说,这副担子该有多重。

第五章“论道”,写三十五年后的那个夜晚,孔子与燕伋两个伟大的灵魂,抚琴而歌“弦上作别”,孔子死前的一刻,说出了“不入秦”的悬念。孔子唱道:“天下无道沦落久,谁播信义泽九州?谁将礼乐教黔首,谁将仁德劝诸侯?促膝相望执手……”“傻、笨、

瓜、憨的燕伋若可为圣贤,则人人可以为圣贤”;“圣贤者,远乎哉?不远也”。孔子回答困惑燕伋一生的“三问”过程,道出了他与燕伋相比的“三不如”,感天动地。燕伋之所以号啕痛哭,在于孔子临终前点破燕伋一生至此都自以为是个既傻又笨的凡人、常人;而此时的观众被震撼、净化、提升,再次诠释了原来伟大就诞生于平凡之中的道理,圣贤就在人们身边。全剧形象艺术地揭示了“伟大”燕伋的诞生,这是编剧罗周以艺术的方式对人类似思想价值的一次贡献。

《望鲁台》的思想是密集的,意象是多重的。燕伋生时他“望鲁”,燕伋死后人民“望燕”,“望燕”就是“望鲁”,而“望鲁”“望燕”就是向上、向善、向美。这个意象独特、深刻、博大。这个意象独特、深刻、博大。这个意象独特、深刻、博大。

《望鲁台》用戏剧艺术塑造了燕伋和孔子两个生动饱满的人物形象,把伟人常人化,把圣

贤凡人化,把经典通俗化,把哲理感性化;把看似平常平淡的情节戏剧化、场面化,使孔子与燕伋都可亲、可近、可学、可爱。

《望鲁台》的结构极具匠心,全剧六章:《辞归》《筑台》《辨银》《投业》《论道》《悟台》,借鉴元杂剧四折一楔体例;一鲁一秦,一返一往,冷热相济,跌宕起伏。这部戏的难写之处在于题材不是传统的“戏剧性”叙事结构,不具备一线贯穿到底的尖锐的对立性冲突;若非大手笔,此剧几乎难以下手。但是现在看这部作品,它艺术上的完成程度、完整程度、完美程度实属上乘。尤其是《辨银》《论道》两场戏,妙思巧运,层层推进,奇峰迭起;舞台呈现上千回百转,情感表达上波涛汹涌,赢得观众掌声不断。

当然,这部戏的成功导演杨君功不可没。整个舞台干净利落,风格统一而凝练;《辨银》等场次章节、场面调度层次清晰,手段丰富;燕伋和孔子的服装敢用大泼墨大写意,见出导演的从容自信 and 创造性。作为一个县级剧团,能有饰演燕伋和孔子的两位出色的主演,实为难得。

这篇短文的标题叫“伟大的诞生”,从中看出编剧的文才、史才、诗才、剧才,从艺术想象、虚构、结构、驾驭能力中,朦胧感觉到文化巨匠的味道、气息和影子。祝愿我们的戏剧文学能与我们的“黄金时代”文脉重续、烟火再盛。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在激荡的远行中
深耕艺术精神

——原创话剧《追赶太阳的人》简评

◎孟改正

陕西省2018年重大文化精品项目、宝鸡原创话剧《追赶太阳的人》作为第九届陕西省艺术节参评作品,经三年精心打磨精彩亮相。本剧取材于冯驱的纪实文学《西迁!西迁!》,讲述的是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东南诸省的民族企业工厂为保存抗战实力西迁内地,在宝鸡创建窑洞工厂支援抗战坚持生产的故事。

《追赶太阳的人》作品题名隐喻了如夸父逐日般直面艰难勇往向前的精神,这也奠定了全剧激励人心的思想基调。“我们所有西迁的人都是夸父,我们就要拿出夸父逐日的勇气——一路向西!向西!”作品在展现一批民族企业家不畏艰险的西迁精神的同时,也全方位展现了宝鸡话剧人的艺术精神与创作追求。

首先,从真实历史中汲取养料,展现国人的情怀与担当,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题材创作意义。据史料记载,1938年武汉会战前期,国际友人路易·艾黎接受中国共产党人的建议,成功动员武汉64家企业内迁,其中21家企业迁入陕西,荣氏家族企业中新第四纺织厂(宝鸡中新纱厂前身)就是其中之一。在荣德生女婿李国伟的主持下,中新纱厂的工人们冒着枪林弹雨,将2万枚纱锭、400台织布机等纺织漂染全套设备搬迁到宝鸡。这部讲述宝鸡工业发展轨迹的精品话剧《追赶太阳的人》再现了以主人公宋国良、梅雨琦为代表的民族企业在民族危亡时刻挺身而出,携厂一路向西至宝鸡,全力支持抗战,保存中国民族工业实力的故事。中新等厂的内迁完成了宝鸡现代工业的启蒙,孕育了宝鸡工业文明,一定程度奠定了宝鸡作为工业城市的基础。该剧在艺术呈现早期民族企业家壮举的同时,也预示了宝鸡工业在波澜壮阔时代大潮中萌芽、变为媒介,唤醒新时代背景下人们对农民身份的认同。剧中的雪儿在成长的道路上,看到了农民身上拥有的质朴与纯真的美好品质,实现了对农民这一身份的认同。即在科学知识的介入下,新时代的农民并不是社会地位低下、文化水平低下、没有前途的象征。他们是怀有对故乡、对祖国的深爱,而立志用科学知识建设农村的栋梁,可以说,剧中成功地建构了新农人形象的典范雪儿。当然,帮助雪儿实现这一身份认同的还有她的爱情。

其次,构建丰富的戏剧情境,增强故事剧情与人物情感张力。话剧《追赶太阳的人》成功的基础,正是从事件本身的历史资料和纷繁复杂的现实素材中突围,突破了工业题材的桎梏,采用时序、散点等多种戏剧结构将真实的事件建构起来,设置具有丰富包容性的戏剧情境,使环境冲突、性格冲突、情感冲突等多层次的戏剧冲突充分展开,并最终强劲有力地指向“沉江炸毁”“拱手相送给日本人苟且偷生”,还是“迁往内地”,是生还是死之间的抉择,从而使“内迁”事件展现出震撼人心的力量。在文本上实现了从历史事实到戏剧创作的艺术转化,以工厂

一路西迁与宋国良、梅雨琦二人情感纠葛为内外线索,以小孙女串场点缀相连,将历史洪流中国家情怀与私人情感融为一体。作品在充分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挖掘历史细节,展现人物内心世界。

如果说这个话剧剧本的真实性奠定了成功的重要基础,那么在二度创作中,导演假定性的运用则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性。假定性是艺术创作的常见手法,话剧艺术中时空设计、舞台布景、音乐运用等,都具有假定性特征。迁厂队伍在日本人的枪林弹雨中前行,尤其是经过河南时遇见成群逃难的老百姓,编剧和导演通过舞台提供的空间,将文学空间和表演价值相融通,营造出一种紧张、悲壮景象氛围,令人震撼。假定性还有剧中宋国良与宋国良、梅雨琦几个场景的隔空对话就是一种合理的假定,有力地推动了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发展变化。

剧中独特物象的设置也巧妙增强了人物情感爆发力。那件绣着梅花的白色毛衣是联结主人公梅雨琦、宋国良、宋国良的三人情感世界的独特物象。以物寓情,从文本到舞台二度创造,从文学化的诗意见达到艺术化的写意呈现,毛衣让人物情感世界有了支撑,也让这部作品在写实与写意的交融、真实与虚拟的交叠中,具有了含蓄、隽永的审美韵味。临近尾声,宋国良回到阔别33年的长乐源,来到梅雨琦墓前,再次穿上当年那件毛衣,不禁热泪纵横!观众被历史洪流与命运无常面前的特别情感所感染。

再次,致敬历史,讲述宝鸡故事,打造文化精品,展现宝鸡文化软实力。宝鸡作为工业城市,工业题材艺术创作尤其是话剧创作并不突出,《追赶太阳的人》无疑是一次成功的尝试。该剧由宝鸡高新区支持指导、宝鸡高新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并联合宝鸡文理学院出品。主创以宝鸡演员为主,群演大胆起用宝鸡文理学院大学生,采取了专业演员和高校学生相结合的方式。政府牵头、企业投资、高校师生参与,多方携手打造本土原创话剧精品,这对宝鸡话剧创作、教育、人才培养乃至文化产业的发展都有积极意义。

宝鸡虽是小城,但宝鸡话剧有良好的艺术传承,50余年发展中一代代话剧人坚守艺术旨趣,创作了高质量的优秀作品,在全国产生过重要影响。近年来在商业文化大潮冲击下,话剧人一直在坚守、在创新。期待《追赶太阳的人》带动各界对宝鸡话剧的关注,期待宝鸡更多精品佳作的涌现!

(作者系宝鸡文理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成功建构新农人形象的典范

——评秦腔原创现代剧《周原儿女》

◎张烟



后,他便一直劝雪儿听从他的安排在银行上班。走“闯路”的人基本上去“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打拼,如剧中的陈刚。同是经济学专业,陈刚在大学毕业后选择了去城市打拼,试图创造属于自己的事业,以另一种方式建设家乡。但当陈刚选择去城市打拼的同时,他的着眼点并不在于如何发展家乡的农业,也不在于如何建设农村。而事实上,他已经抛弃农民这一身份而寻求新的身份认同了。放弃这两条大路而选择当农民,建设农村的人寥寥无几。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雪儿这一新农人形象具有了启示性意义。雪儿出生于农村,大学毕业后虽然百般不愿,但最终还是回到了农村。最初,雪儿不愿意回乡是因为她觉得当农民丢脸,对农民这一身份没有认同感。但在不断成长的过程中,雪儿看到了农民同样是建设国家的主体,看到了种植粮食、发展农业是中华大地的悠久传统。因而她选择了利用科学知识开设猪场、科

学养猪,带领着家乡的农民一起奔向小康生活。分析雪儿这一形象,可以发现,在编剧的构想中现代新农人形象是具有双重身份的。一是知识分子,一是农民。20世纪90年代在学界兴起了“人文精神大讨论”的热潮,进而引发了学界对知识分子的重新讨论与定位,并将知识分子定位成具有一定知识储备和独立思考能力的“社会良心”。这一群体不为社会意识形态及物质利益左右而着眼于社会的良性运转,但这一讨论更多地停留在了理论认知的层面上。《周原儿女》中雪儿这一形象的塑造,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成是对现代知识分子的出路的设想。即知识分子除了需要具备上述的条件外,还需要一个切实存在的实践岗位,将自己的知识运用于实践操作中。

时代在快速发展,知识不断更新换代,农村要发展就必须依靠农民,依靠科学知识,这是发展现代化农业的需要,拥有科学知识的知识分子往往对农

民这一身份缺乏认同感。因为在现代工业文明社会,农民这一身份容易被认为是社会地位低下、文化水平低、没有前途的象征。这是农业发展的困境,这种困境靠传统农民的力量是无法打破的。这一困境的打破需要新生力量的介入,这一力量就是知识分子。因而,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对农民这一身份的认同问题。对农民这一身份具有高度认同感的要数《创业史》中的人物群像。无论是梁三老汉还是梁生宝,他们都对自己的农民身份具有高度的认同感,为此自豪。这是当下我们所缺失的。《周原儿女》试图以雪儿的道路选择及其思想转变为媒介,唤醒新时代背景下人们对农民身份的认同。剧中的雪儿在成长的道路上,看到了农民身上拥有的质朴与纯真的美好品质,实现了对农民这一身份的认同。即在科学知识的介入下,新时代的农民并不是社会地位低下、文化水平低下、没有前途的象征。他们是怀有对故乡、对祖国的深爱,而立志用科学知识建设农村的栋梁,可以说,剧中成功地建构了新农人形象的典范雪儿。当然,帮助雪儿实现这一身份认同的还有她的爱情。

总的来说,《周原儿女》将目光聚焦农民,延续了前人对农民出路的探索,看到了新时代农民形成过程中存在的身份认同的问题,并试图提出新的解决方案。

(作者系宝鸡文理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9级文艺学硕士研究生)

秦腔原创现代剧《周原儿女》以主人公雪儿的事业与爱情两条线索为主线,以具有陕西特色的方言、秦腔为依托,勾勒出了以雪儿为代表的新一代农民形象。这种新农人形象的塑造是基于剧作家对当下农民群体的关注,也是剧作家对农民形象的一种想象与建构。在演员、灯光、舞台设计、音乐的共同配合下,《周原儿女》这篇“命题作文”实现了对新农人形象的塑造。从塑造新农人形象来说,《周原儿女》既延续了陕西作家对农民群体的关注,又体现了时代对新农民群体的呼唤与要求。

对陕西文学稍有了解,就可以感觉到陕西作家对脚下的黄土地以及黄土地上农民的偏爱。《周原儿女》的创作,延续了这一传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农民应以何种姿态面对现代化,又该找寻何种身份认同,这是农民成长为新时代农民不可回避的难题。《周原儿女》对这一问题作了自己的解答。即现代化背景下,农民需要解放自身观念,结合自身所学的知识,立足于脚下的土地,建设新农村、新农村。

从现代化背景下农民的生